

天下郡國利病書

二三

天下群臣書

山西

備錄

堯時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群臣舉高陽、鯀治之、鯀治水始於冀州、興徒役、作九仞之城、九載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為急、後禹嗣興、傷父績、用弗成、勞身焦思、躬執耒耜、以為民先、亦始於冀州、然鯀之罔績、不失於始冀、而失於崇防、禹之成功、不得於始冀、而得於鑿龍門、排伊闕、蓋治湮與止沸同、止沸者、揚湯不若去薪、治湮者、崇防不若決注、竊思禹之治水、雖始冀、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排也、今雲中之境、鯀堤纍纍、而禹跡無聞、考之於書、亦惟恒衛既從、一言而已、夫雲中地勢、天下極高、是豈仍湏堤防、以事障塞邪、禹工一施、海道無阻、則夫雲中自高之水、一決注之耳、無餘力也、朱子曰、雲

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東流入於海、意與此同也。

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云、大音泰、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於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按大太二字音本不同、禹貢既脩太原、在冀州、詩至於大原、在雍州、周都豐鎬、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非自冀州太原而入、地里志、涇水出定安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也、則詩所謂涇陽指此地而言、涇陽東北至太原二千餘里、山川險阻、黃河介其中、安得飭戎車日行三十里、遂雍州涇陽、玁狁由冀州太原而出乎、禹貢原隰底績、蔡傳引鄭氏云、其地在今邠州、唐有涇原節度使、今固原州、即唐原州故城、漢唐以來、又以河南地為五原郡、則詩人所云、至於

大原者指原州而言非冀州之太原也朱子在南渡後未至北方
注一
傳偶誤耳

九宮私記曰余嘗至鴈門抵崞石見諸山往往有剝削之處逶邐
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鴈門抵應州至對東山三澗口諸處亦然
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於燕昭趙武靈而極於秦始皇
燕昭所築者自造陽至襄平武靈所築者自代並陰山至高關
始皇所築者起臨洮歷九原雲中至遼東皆非鴈門崞石應蔚之
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注二肅侯築長城事乃悟蓋是時三
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鴈門耳故肅侯所築
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
破胡則並陰山至高關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所保者大

則所城者愈遠也

周元王二年、代子會趙無恤於夏屋、無恤殺代子、遂襲代、滅之、時無恤姊為代子夫人、因使人迎其姊、姊迺磨笄自殺、代人因名其山曰磨笄、然磨笄之辨、諸家不同、有謂在保安州東、即鷄鳴山者、有謂在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者、有謂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者、要皆求之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稽之於道里徒步之下、是故語意近真而指摘各異、考者轉增疑惑、莫可較一也、夫代為蔚地、其去濟南遼絕甚矣、長清之山、本名馬頭、可無辯也、鷄鳴在蔚東北百五十里、其去恒山則又倍之、豈所謂自上臨下可見之地邪、况保安上谷屬也、春秋之際、東胡據之、元非代壤、而謂夫人者望夫於此自殺於此、不亦繆哉、考之魏土地記曰、磨笄山在代郡東南

二十五里、一名馬頭山、夫代郡廢城在蔚城東、今其東南二十餘里、所謂馬頭山者、人人知之、但不知其即為磨笄耳、而顧他求之可乎、又括地志曰、磨笄山在飛狐縣東北、蔚州去山近、舍之不言飛狐去山遠、取以為較、遂使考者不循其故、不玩其微、求之於蔚東北之道里、則以鷄鳴為是、求之以馬頭之名稱、則以長清為疑、蓋瑣瑣於典籍文字之間、而不於道理徒之下也。注三

蘇秦說趙肅侯曰、山東之國、莫如趙強、趙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韓魏不能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此述趙形勢而為之謀也、言秦必不敢越韓魏以攻趙是矣、然今日之常山河漳、猶夫故也、又東

連上谷兵援警接如肩臂手指而胡騎之南乃無議後之慮者何
曰西失豐勝則不足以邀寇之歸東棄開平則無能為大同三關
攻其必救也

樓煩子不可考其受封之始或曰夏後圉于今寧武商以來世為
荒服周成王時其君入朝于京師戰國之時東胡林胡樓煩雜處
冀北並號三胡考之古牒東胡林胡胡也樓煩則否何者上古之
時並建要荒以為藩屏天下有道莫不來王春秋德衰外讐特作
葷粥獫狁之裔東胡林胡之類以漸南徙而若代若樓煩近其害
者染其污矣傳世既久槩名曰胡雖樓煩有不自知也是故周王
會有樓煩而無東林胡又東林悉以胡名樓煩獨有國號其源未
可同也或曰王會何以無代曰代子姓殷之同宗周人蓋不躋之

荒服

周赧王九年趙武靈王議胡服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無舟楫之用西有樓煩林胡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為宗昔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遂胡服招騎射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乃命代相固主胡致其兵用以攻伐此中國用胡兵之始也明年又破原陽為騎邑胡服率騎出逾九隈之固絕五陁之險然胡服之令公子成爭之騎邑之破牛寡爭之而武靈不聽由是黃帝堯舜之衣裳變而為貝帶師比矣成周之六射五馭變而為鞍馬控弦矣用夏變夷之道廢而反見變於夷狄之俗可嘆也哉

周赧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南攻中山北破樓煩林胡攘地北至代

西至雲中九原於是置雲中九原鴈門郡又於代置代郡夫武靈之攘胡自謀秦始也蓋其始立秦與韓魏敗趙兵斬首八萬此武靈之所憤也故西置昭襄以結好於秦南使仇富以通和於韓魏而復內招騎射之強外闢三胡之地樓煩可以禮服則遇其王以致其兵林胡宜用兵威則驅其類以空其地由是雲中九原可以直通秦中而咸陽以後危矣究其為謀非旦夕也然胡服之令初行而大陵之夢已兆函關之符甫出而沙丘之禍遂行事起於憎愛之微變發於肘腋之近後世憤秦虐者往往感焉豈非正己之功虧而治人之欲速閉家之道歎而謀國之願違也耶故韋曰齊桓伯而不王其功至於反左衽被髮而不能立一王之治武靈夷而不伯其功至於闢地千里而不能合天下之從管仲伯佐也強

國止於其身肥義夷佐也身卒不免於難雖然下甲九原直窺秦中示天下以形勢禮遇樓煩藉其兵力得處變之權宜蓋至是則秦有腹背之虞而胡失連衡之勢矣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于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塢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胡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

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遂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

越乃從山南而上達

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領取山南太原之

地益屬代代之雲中注四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

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祖建王

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

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矣

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屬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

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

復租而敢_不援以為證也知文帝之未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搜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北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也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誤笑

平城有三皆在冀北一曰平城古城也漢高圍白登之所至者為今大同一曰新平城拓跋猗盧新城也其子六脩之所居者在今馬邑縣地一曰小平城亦古城也秦蒙鰲之所拔者今神池稍南寧武關地也小平城見存於秦而兩漢無聞新平城見據於六脩而

魏不復見、俱廢久矣、獨平城魏以為都、後復為鎮、稱京、置府、至今顯焉、地之興廢、果有數耶、抑流峙風氣、如形家者說耶、

大同之地、古雲中、九原定襄、代郡、趙秦漢之所置也、趙并代、以有代、并胡、以有雲中、九原、而置郡、則皆于赧王之十五年、于是秦因之、為三郡、漢增置定襄、為四郡、夫秦漢時、天下不過三十餘郡、而此地其四、則夫西北之限、豈止是哉、故韋曰、三代以來、東南之地漸闢、而西北之地漸淪、固理勢之自然也、今以其故城考之、則雲中在勝州榆林、五原即廢豐州、代為蔚廢城、定襄在今府城西北、皆非今府城也、以其屬考之、則雲中有咸陽、陶林、沙南、北與之屬、九原有臨沃、文國、武都、曼柏之屬、定襄有成樂、桐過、襄陰、復陶之屬、代郡有高柳、鹵城、班氏、平邑之屬、皆非今所屬也、然則今大同

者雲中之東境定襄之南境代郡之北境而九原之南鄰也是故合其全則四郡不得不紀指其實則代南境為太原為本原雲中定襄西北境與九原舉在塞外矣。

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帝舜始置分冀北境者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衛國夫不以衛水恒山為號而曰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漢地里志并州所屬十郡而雲中定襄五原代鴈門已居其五西河朔方乃武帝新置之郡而朔方漢末復治五原則又得其六矣逮于是者南不過上黨太原西不過上郡而已故曰并州大抵恒山以旁之郡也一廢于夏初而成周是建再廢于漢末而黃初復仍將襄字之廣必剖析而後行亦疆域之形有一定而不可易邪雖然漢以前

之并并之全也十郡隸而北境過其半魏所置之并非并之全也
陁嶺以北舉棄之胡蓋雖有新興之名而無其實矣置烏桓於塞
外而寇盜繁分鮮卑於塞內而郡邑廢後來晉人五胡之亂亦自
并州始履霜堅冰斯可畏之甚乎

漢宣帝以匈奴旁塞遣後將軍趙充國屯五原朔方雲中代鴈門
定襄右北平上谷漁陽九郡將四萬騎此漢代聯九邊為一而總
之以一大將也今時九邊之騎豈止四萬而不可以一將總蒼豐
勝之淪於西大寧之隔於東也

隋文帝開皇間突厥啟民歸男女萬餘長孫晟奏請徙五原以河
為固於夏勝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全處其內使
得畜牧王司馬瓊謂掘塹始見於此余按塹亦作塹亦作漸秦紀